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則人與犬牛奚擇耶若必以仁義為矯強而無之又何
怪其無君父之尊親斷滅其種性哉



人性渾然一理總名之為善雖具仁義禮知之德固非
四德角立于中雖隨感而動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情亦非四端分列于外故總名之為心而本之于天謂
之命也凡命也性也情也才也知也能也統具于心其
名雖殊其實一也自其事親謂之孝事長謂之弟事君
謂之忠交友謂之信隨處異名其理萬殊而會歸一本
渾然一善盡之矣但自其統同而莫測其朕兆便謂之
無自其散見而偶得其影響便執之為有二者皆非也

惟盡心知性者得意而忘言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性中仁義固無定在發爲惻隱羞惡亦無定形自其明覺則爲不慮之良知自其運用則爲不學之良能這個知能見親則能知愛見兄則能知敬愛親謂之孝敬兄謂之弟愛親之孝卽是原頭的仁敬兄之弟卽是原頭的義這孝弟之辭讓處卽是禮明白處卽是知果能及身而誠便謂之天德施諸政事便謂之王道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却只是求放心奈何人人具此良心乃其于自暴自棄放其心而不知求故孟子謂之自賊

性中仁義亦非兩者並立也仁乃萬善之長四德之元故總謂之不忍人之心孟子以仁爲人之安宅義爲人之正路正以路卽安宅之路而由正路乃所以居安宅又謂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便放其心而不知求矣何也義者心之宜也人能時時事事常合乎心之所宜則心不放矣心不放非仁而何又謂人皆有所不忍有所不爲者卽不爲其所不忍也充無穿窬卽所以充無欲害人之心也充無受汝爾無以言不言飾人而充類至善之盡非卽仁之至乎所以必有專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只是集義故心不動也會謂

集義而心不動更有仁之所當求乎是集義乃求仁要訣也後儒遂謂孔子專提求仁孟子專提集義非惟不識孔孟之旨且不識自家之良心矣

心性亦非判然二之心即性之神明性即心之生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動心忍性嘗對舉言之然仁義禮知性也曰仁人心也以仁存心曰仁義禮知根於心只此可以識心性為物不貳矣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發明不動心然心與氣豈截然分為二物哉蓋形色天性也自其充周布濩謂之氣自其神明主宰謂之心自其所向專一謂之志自其固陋常行謂之道自其時出合宜謂之義名雖不同而道即其所志志即是心心即氣之最清明而神靈者是也故浩然剛大充塞天地豈一身之血氣云乎哉可見直養無害即是持志配道義即是集義必有事而心不動否則義襲而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然則直養浩然而養性又何待言哉

孟子全付精神只願學孔子一語盡之但只是學得活而人莫能測孰謂其專得易之用也何也孔子聖人之時也則又誰信得集義即所以學孔子哉

禹功萬世永賴周公百姓咸寧孔子脩一部春秋功與

禹周並孟子闢楊墨亦與三聖同真信此者纔知得厚
民生正民德一也纔知得見知聞知不專在默識道體
已也

細玩七篇孟子雖是闢楊墨而當年與頡頏者實在告
子論性而辯之尤倦倦焉大勢只在內外兩端觀我故
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
白於外也危所謂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性無善無不善
也意以性本無善而爲善皆從外入性猶杞柳以人性
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栝栿猶湍水決之東方則東流決
之西方則西流爲也決也皆外也又不得于言勿求於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何莫而非外之之意乎故孟子
曰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行吾敬故謂
之內也惟其內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
善非才之罪也故者以利爲本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皆從內出也所以闢之曰然則嗜炙亦有外與然則飲
食亦在外也內外辯而性善了然矣

王天下如許大事業孟子只從齊宣心上指點個不忍
殺棘便是王的根本而其做法只要識得民物先後而
已堯舜如許大聖人孟子從曹交性中提揭個孝弟出
來便是人皆可爲堯舜的根基而其做法不外乎行步

疾徐而已。至易簡至久大。此外更無秘訣。後人不欲爲
聖人行王道。則已。苟有志于聖學王道。恐不能越孟子
之家法。

仁義利

讀孟子之書。雖言論汪洋浩蕩。若長江倒海。莫之能禦。
無非發明性善之蘊也。嘗總以二語括之。其大旨要。不
出此。即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是矣。程子謂孟子言
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朱子謂孟子
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皆指此也。蓋仁義性也。利
即戕吾之性者也。人心邪正。國家治亂。悉于此乎。判其

源。蓋出于危微之訓也。試即其散見于各篇者。舉一二
以證之。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未之有也。
是利義一分興亡頃異。乃如此。然其幾豈相去之遠哉。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
禮智天道之精。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所以孳孳
于雞鳴而舜蹠之分。只在利與善之間也。觀其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矣。其論湯武。則曰非富天下。非敵百姓。肫
肫乎以德行仁。故王民皞皞。忘帝力于何有。若霸者驩
虞之治。非不假仁假義。而久假不歸。不免有所利而爲

國書經 卷十五 六十五

之也其所願學必孔子矣而論夷尹則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所以皆爲古聖人若楊朱墨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磨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非不學仁學義而流弊至無父無君以其偏于利已利人故也可見純乎仁義則爲王道爲聖學雜乎利則爲霸功爲異端究其極乃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辨亦何嚴哉然文豔從人性指點根源謂仁義非由外鑠我者愛親敬長一皆孩提不慮不學之良及長而喪其良心者利汨之也嚴色貨利功名富貴雖不同莫非利也苟有所利而爲之雖行仁義亦利也世之人不汨沒利途者鮮矣而其仁義之性未盡喪也是故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仁也一或爲納交要譽惡其敵則利矣不屑嘖嘖之食義也一或爲宮室妻妾窮乏得我則利矣可見理欲之介其幾甚微苟能克之則不忍蔽棘者可以保四海一介不取與者可以覺斯民苟不能克之則夷子厚葬其親已陷于二本而辟兄離母之庶士適與蚘同其操矣故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惜乎學術不明人咸甘心于枉尺直尋之利方其一念誣人已同穿窬而不自知終爲乞墦之齊人尚施施自驕而見羞于妻妾所以一

則曰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一則曰舍其
 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自今觀之孟子豈直
 為戰國之人心哀慟之已哉信乎孟子功不在禹下所
 謂拔本塞源造端托始皆統於首章仁義利之二語真
 有以識孟子惓惓正人心之大旨矣

浩然之氣

天地間一氣而已矣靜翕而動闢陽舒而陰慘屈伸往
 來絀緼摩盪迎之無首尾之無後變化周流莫知端倪
 仰觀於天凡日月之照臨星辰之布列雷霆之鼓動風
 雨雪霜之潤澤而凜烈條條明條陰一寒一暑燦然萬象

昭於上孰使之然哉一氣之運于天也俯察於地凡山
 嶽之雄峙河海之深廣土之堅厚草木鳥獸之夭喬
 而飛走方生方死或起或滅森然萬物化于下孰使之
 然哉一氣之運于地也人生天地中不過大倉一粒耳
 少而壯壯而老有是形也即有與形俱形者凡目之視
 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五臟百骸一爪一髮生生化化
 喜怒哀樂異其情語默起一息異其用以至子臣弟友隨
 其人以應接之而不亂是孰使之然哉一氣之運于人
 也夫天以是氣而覆疇地以是氣而持載人物以是氣
 而運動若判然不相合矣然天地之氣和暢則人物莫

不展舒天地之氣肅殺則人物靡不收斂人一呼也此
身中之氣固散之於天地人一吸也天地之氣即貫徹
於人身魯謂天地人物有二氣乎哉天地人物同此氣
也可見太和之氣充塞乎天地人物本至大而至剛也
充塞吾身者即天地之氣而充塞天地者孰非吾身之
氣哉然人之氣有餒而不充者何也不能直養之故也
其所以不能直養者何也不能配道與義故也豈氣之
外別有道與義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義即渾淪
升降有節次是也配之云者豈兩物之相合哉易于陰
陽初生名爲姤復而配即如姤復不相離是也試自吾
人最切近者言之人身之呼吸相息者氣也人所知也
人心之流行斷制者道義也人所知也李延平謂配氣
與道即是心息相依而人莫之知焉何歟蓋心與道相
依即此心不以一息放焉之謂也人心常存不以一息
而或放則志足以帥氣動容周旋不涉暴慢而氣常充
滿於吾身者皆道義之運行焉身心渾融內外俱徹吸
即天地之入機也呼即天地之出機也故靜而闔焉與
陰陽同其收斂而卷之則退藏於密動而闢焉與陰陽
同其發散而放之則瀰六合至中至和天地萬物位育
在茲也存神過化上下天地同流在茲也明道所謂勿

忘勿助無纖毫人力。台沙所謂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
畫藏是也。可見俯仰無愧作而充塞兩間不過即其至
剛大者直養無害耳。豈能于氣之本然加毫末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是集義所生者。曰必有事焉。惟心
氣合一盡之矣。此孟子所以善養浩然之氣也。此孟子
所以當大任不動心。邈之曾子守約。孔子自反常直皆
是道也。不其至簡而至易哉。若夫卒然遇之。則王公失
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
辯。此特氣之最豪強耳。謂之壯氣俠氣。皆此類耳。在告
子孟施舍皆足以當之安足。語孟子之浩然也。何也。平
居未嘗有道義以培養之。終歸義襲之流也。不然天下
之人莫不有氣。而稍自振拔者。一或有所觸發。則忿不
顧身。亦足以犯人主之怒。奪三軍之帥。當其時不知天
地之大禍患之可畏也。及其事勢少寧。一念計其利害
不勝其消沮。而困屈矣。以行不慙于心。則餒也。雖然豈
獨人歟。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崩川竭。獸怪木妖。雨暘
寒燠。愆其期。蓋由天地之氣偶不循道義。以致陰陽失
其節度云耳。况和氣致祥。則德星聚。乖氣致戾。則彗長
竟天。三才一氣相貫通也。謂非道義以樞紐之哉。說者
又謂心息相依。不幾於老氏之說歟。蓋老氏以天地爲

爐鼎以日月爲藥物性命雙脩神氣各煉其志在養生也故其說以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執此爲玄牝煉氣之要豈知心不在焉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故韓持國問道家三任之說程子謂其要只在收放心信乎心不以一息而或放則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矣是故人知孟子之長在養氣不知其要在於養心

願學孔子

聖人人之至也聖人之學學之至也學聖人之學者學爲聖人而已矣伯夷伊尹皆聖人也宜其皆可學也孟子於伯夷伊尹曰不同道而其願學則在孔子然則聖人之學得無有不同歟試即其同者言之而其異者必有在也世之論學者孰不曰學必經濟乎天下而後其才猷壯然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其有爲爲何如也况聖人之才猷一出於真誠凡總總然以勲業自樹者失其爲才矣孰不曰學必砥礪乎天下而後其節行高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其不爲爲何如也况聖人之節行一出於純正凡皎皎然以廉隅自矜者失其爲節矣此其精神心術之廣大光明昭揭天地其在夷尹與孔子同也然才猷足以

王天下節行足以師天下而同者無論已曰不同道所謂孔子之道果何道孔子之學果何學歟蓋言有爲者必待時勢權位而後顯言不爲者猶假事跡景象而後彰謂之非道不可而道非其至也若夫爲而未嘗爲不爲未嘗不爲用舍行藏我無所與盈虛消息上下同流其惟孔子乎是以欲知孟氏之願學孔子亦惟求諸孔子而已矣孔子嘗自叙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自十五以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學也而求其所以謂之學者大學一書備之矣夫道在乎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乃孔門求仁之宗旨也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由國家以推原心意知物總約之以脩身爲本可見格致誠正固所以脩身也齊治均平孰有出於脩身爲本之外者乎是學也萬物一體之學也不待君相之位而此身之所以覺斯民風萬世者已無毫髮之歎而天下國家治有不出戶庭而齊治均平之無難矣何也自古明明德於天下者由堯舜以至周公非天下君即天下相也孔子不過一匹夫也以匹夫而明明德於萬世之天下與天地同其覆載悠久雖天地且賴以參贊之萬古之聖君賢相且賴以表章之至今斯道如日中天凡一切異端雜學不得以亂聖人之道以有孔子之大學在

也所以宰我謂其賢堯舜子貢謂其盛百王有若謂其獨盛於生民孰非所以稱贊其大學之道乎惟其學之大也則夷尹惡足與孔子班也明矣是故孟子叙古今之治亂由禹周孔子而繼之曰我亦欲承三聖者叙舜禹湯文武周孔子而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叙堯舜湯文孔子而曰由孔子以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惓惓然致其願學之意豈徒在於剛述之功已哉况孟子亦以匹夫正人心熄邪說尊王道賤伯功示聖學闢異端而使孔子之道益明益著亦以其能推尊孔子之學故萬世之願學孔子者咸知所宗也要之不同道亦非孟子之言也孔子之於逸民其自言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則其所謂聖之時者有自來矣而又謂之集大成者得非大學之道異乎三聖之道歟所以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而聖由乎智在夷尹猶以其智之有不足也觀大學統論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約之以知止詳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約之以知本孟子之願學亦深信三賢之智足以知聖人爾噫聖人人之至也孔子尤爲聖人之至聖人之學學之至也孔子之學尤爲聖人之宗自孟子願學孔子而萬世之下思以宗聖學者

于此乎定則凡世之尚才猷矜節行者視孟子之願學
爲何如

皜皜不可尚

聖不可知也其終于莫知乎知之以言行氣象者知以
迹也因其迹而窺其中之所存則孔子禘聖雖心服如
七十子自有不能知者在矣夫孔子之道包含蘊蓄浩
然無方本至大也凜潔精微純然不雜本至一也大易
見一難窺故曰人莫我知也徒見其大者得其外而終
莫測其端倪苟遇近似者一淆亂之未免二三其見矣
惟于至一者反諸吾心有真知焉則凡文章之著見儀
度之雍容與與肅肅繼化莫測而何莫非一心以貫微
之哉昔賜參共遊于聖門非一日矣觀其平日之用功
賜也多學近于博參也反身近于約故一貫之傳以之
語參則唯以之語賜則疑及孔子沒門人執喪三年治
任將歸子貢乃獨留焉信之何其深慕之何其切也聖
門諸賢自顏淵死穎悟莫若子貢宜其真知孔子莫子
貢若也他日同門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獨曾子以爲不可而其知孔子者乃獨歸之參焉此參
之所以守約此參之所以唯一貫也若賜之於孔子也
宗廟百官之喻豈不真知其富與美乎天階日月之喻

豈不真知其不可及不可踰乎泰山滄海之喻豈不真
 知一撮于泰山無加損一勺于滄海無減增乎綏來動
 和禮政樂德溫良恭儉讓之稱皆形容其儀度設施而
 知其道之大焉耳欲真知其所以大而一也曷若皜皜
 不可尚一語足以入膏髓而揭底蘊乎然其所以不可
 尚者乃濯以江漢暴以秋陽而聖人終身好學敏求發
 憤忘食之心亦惟此足以發之矣况至堅至白磨不磷
 涅不緇乃孔子所自道者非參其孰知之諒哉參之言
 不特足以破同門近似之惑而萬世欲知孔子神聖者
 亦莫要此矣今即二賢所稱述者合而觀之同此一貫
 也參也唯賜也疑不可以窺其微耶雖然皜皜不可尚
 即人之心體即人心至一之道而至大無外者也凡人
 之言行氣象以至事物萬變矣非人心至一之所貫也
 孔子其能于此心有所加乎人惟有所拘蔽不肯加以
 暴濯之功耳間有暴之濯之又不肯濯之以江漢暴之
 以秋陽故不免為外物所尚而皜皜者之難復耳孔子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
 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愈信曾子不
 我欺也噫欲知孔子之大不出乎吾心之一故曰曾子
 獨得其宗

閑先聖之道

先聖之道何道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改。而五倫缺一不盡。非道矣。非道則非人矣。所以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孟子自任之重如此。可知其繼往聖爲此道而繼之也。開來學爲此道而開之也。其有壞人心。行戕賊斯道者。不得不大爲之防。而閑之矣。故又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至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豈得已哉。昔二帝三王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雖氣運不齊。中有猛獸洪水之災。而人心未壞。迨春秋寢淫。凌遲上之教化不行。亂臣賊子。國多有之。然猶未有倡異學。率天下。群然爭趨之者。下至戰國。人人得爲異說。以相煽惑。故辯士抵掌橫議。諸侯倒蹠出迎。不敢少怠。如儀衍。申韓。孫吳。鄧皙。慎到。淳于髡之徒。各鼓唇談舌。以聳動當時。翕翕訛訛。如鬼如蜮。孟子皆弗之闢。獨于楊墨之學。仁學義者。不少貸焉。何哉。彼習于縱橫。押闔者。不過權謀智術。戰陣法律。與夫怪誕譎誑之辭。非不足以傾陷世王。簧瞽遊士。然其學淺陋。易見。或有稍自樹立者。早已識其邪而遠之矣。惟其原不祖。襲聖道。非特不足闢。亦無待於闢也。若

夫仁義立人之道，乃孔子之道。古先聖之道也。楊氏學夫義而爲我，幾于無君。墨氏學夫仁而兼愛，幾于無父。學仁義至無君父之大倫，此其害道爲何如者？使其志行污濁，如儀衍輩，則信之未必衆，亦未必如此其堅也。然其孑然特立，爲衆所羨慕，又各自爲仁義以倡率之，故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欲開先聖之道也。寧不思嚴拒而痛絕之耶？說者曰：無父無君，誠害夫人倫之道也。孟氏乃欲正人心，何歟？况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楊氏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亦自羞惡之端，克之，惟恐有傷于我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焉，亦可惻隱之端，克之，惟恐無利于人也。孟子謂之異端，何歟？蓋此正聖學異端之大閑，不得不嚴爲之辯也。人有四端，循其有是四體，四體不備，不可以成人。四端不備，其人心之全體乎？爲我害仁，亦自此心一念之偏。知有義，不知有仁，兼愛害義，亦自此心一念之偏。知有仁，不知有義，故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且愛身者，昧致身之義。忘身者，昧一本之仁。其流必至無君父始焉，各執仁義之一端，終焉至無君父之大害。端雖同而實異，此所以人心不可不正也。差毫釐，繆千里。

不直指其跛行和說而闢之奚可哉雖然學仁學義猶出乎人心之同無父無君亦推其將來之弊佛老祖尚虛寂其言多指摘人心之覺空寂妙以駭動夫聰慧隱僻之士使皆沉迷其中莫之返焉固有非俗士所能知者然離絕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此則不待將來而後見也世之高明者咸溺於其說既不信執一足以賊道反效其單提直指標榜宗門陰假佛老之秘密以闡明先聖之道想孟子生值斯世其不得已之心又當如之何也噫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孟子豈特辭而闢之已也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此所以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也今欲闢佛老以閑先聖之道者必有孟子反身之學又必如孟子歸斯受之而後可

性故

七篇之書孟子故非好辯而辯之不置約其要不過道性善焉盡之矣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正以道性善也非性之外別有故也其所謂故者如故吾故人故物故事皆因其舊所有者言之也溫故知新革故鼎新以新對故而言其義可知矣彼認故爲新者無論也但以故言性天下之所同以利言故則孟子之所獨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分定

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曰仁義禮知，非由外
爍我也。我固有之也。皆以故言性也。而故者以利爲本。
何謂哉？仁乃性之故也。乍見孺子入井，怵惕隱見親
于壑，其類有泚而惻隱，即故之利也。義乃性之故也。行
道乞人，寧死不受嗔蹴，齊人妻妾相泣中庭，而羞惡，即
故之利也。孩提之童，知能不待學慮，乃其性之故，莫不
知愛敬其親長，即其故之利也。雖旦晝狝亡仁義之良，
而夜氣清明，好惡與人相近，亦莫非其故之利也。惟其
故之利，所以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
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情善才亦善，故之所以利
也。歟？是利之云者，自然而然而不容一毫矯強作爲于其
間耳。順性而動則利，強性而動則不利，而鑿矣。故曰：所
惡於知者，爲其鑿也。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者，一循乎
水行之故道，而道之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一循
乎日行之故道，而求之也。又何於人性之故而鑿之哉？
或曰：言性求諸故，猶論水求其源，信有然矣。故以利爲
本，不有似于水之源，以順流爲本哉？蓋源流一水也。水
不以源流分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後進，放乎四
海。有本者如是。知水之本，則知性矣。或者又曰：知故之

利則知性之善無疑也。彼謂性猶杞柳，性猶湍水，生之謂性，食色性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諸說紛紛，皆不知故之利，皆不免于鑿矣。彼謂性無善無不善也，不有似于故之利乎？蓋謂性無善無不善，猶云水無下無不下，以無爲宗，謂其源本無也。水無下無不下，是故鑿山以求知于水之源矣。得非鑿空以言性之源乎？此告子所以爲禪，而虛寂之教所自來也。世之禪者，方以不思善、不思惡爲本來面目，故以無相爲本，以無念爲宗，以父子君臣爲假合，求水于無水之始，求性于無性之初，自認以爲不可思議，爲止至善均之乎？以故言性實未免以鑿而言故也。已是以言知之良者，旣以愛敬爲偶然之感觸而言性之故者，又以知能爲情才之流行，不曰良知良能本不慮不學，乃曰天命之性本無知無能，一切歸諸無爲無着，然卽其詆訾，認昭昭靈靈爲性體者，似爲近之，而自處于寂寂的的，取證于無聲無臭之天，不自知其穿鑿愈甚也。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正所以爲雕鏤虛空者發也。戕賊杞柳爲杯棬，搏激乎水使之過，頽在山，此其鑿也。人易知也，性無善無不善，并情才知能悉以爲流行發用而掃除之，孰知其穿鑿一至于此。

哉况以故言性利也鑿也其辨至微不可不審蓋不慮而知非無知也不學而能非無能也無欲其所不欲如無欲害人之類是也并欲立欲達而無之可乎無爲其所不爲如無爲穿窬之類是也并見義而不爲焉可乎行所無事特無事智巧以作爲之云耳并必有事焉而無之可乎假禪家之似是標聖學之嫡傳毫髮差訛天地懸隔孟子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向使生今之世其好辯又當何如

伊尹樂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何道哉堯以天下傳之舜舜以天下傳之禹即揖遜間而觀其深焉斯深于其道矣蓋以天下與人非輕天下而喜塵勞之我去也天下如彼其大謂其輕天下非也受人之天下而安享之非重天下而喜富貴之我得也天下于我何與謂其重天下亦非也揖讓之間即道也授之者爲天下得人受之者代天以理民物天命人心之所在不得而輕重之也豈必曰允執厥中然後爲道統之傳哉伊尹耕莘而樂其道宜其不相侔矣然道一也本不以堯舜君天下者有所加不以伊尹耕夫而有損也耕莘之外更別無道故律以道義或輕于一介或重于千駟皆弗之論也試自尹之應迹觀之

湯之幣聘後先一也。囂然於三顧之前，幡然於三顧之後，非有輕重於其間也。無非堯舜之道也。即其囂然之時，視天下民物與我漠然不相關，一介之輕不是過矣。及其幡然視匹夫匹婦之失所，皆引爲己幸，其重豈特千駟已哉。人或見其窮達不齊，而堯舜之道何窮達也。知堯舜未讓之前，既讓之後，其道則一。故堯以天下與諸舜矣。三年之喪，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可見堯雖殂落，其道如故也。舜雖欲逃堯之讓，而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歸焉道在重華，惡得而逃。諸在堯舜如此，則伊尹之樂其道者，可知矣。然究所以惟道之樂者，先知先覺焉故也。况推而覺乎天下之後，知後覺焉。匹夫匹婦有不覺乎堯舜之道，尹之心不但已也。舉天下皆覺乎堯舜之道，又有不信伊尹之心者乎。所以五就湯而湯樂其道，咸有一德然也。五就桀而桀亦不疑其去就之靡常，尹之心苟足以堯舜其君民，湯可也。桀亦可也。雖去湯就桀，人固不疑悖乎湯而舍桀就湯，至有南巢之放，人亦不疑其以臣而放君，信其堯舜君民之道爲有素耳。及相大甲，則以重臣輔少主，人心最所疑忌者，此其時也。始焉大甲顛覆典刑而放之，桐大甲固惟自怨自艾以聽伊尹之訓已。旣而處遷仁義復歸。

于亳大甲亦惟賴其匡救之德而終始弗之疑若其放
之而民大悅及之而民大悅不特無所疑畏而民且悅
焉尹果何以得此于民哉堯舜之道尹先天下而覺之
先天下而樂之者此也故使是君爲堯舜之君矣使是
民爲堯舜之民矣上而君下而民所以後天下而覺之
卽後天下而共樂之矣盡天下而覺此道也樂此道也
又孰疑乎尹之所爲哉信乎卽其達之所行而其隱居
所求益可驗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尹之謂也是故從古以來未有天下相揖讓者行之自
堯舜始也未有得天下以征誅者亦自尹相成湯始也
未有以臣放復其君者行之自尹相大甲始也道一也
堯舜處其順而急于親賢所以憂其民也伊尹處其逆
至于放伐其君亦所以吊其民也迹異道同堯舜非有
餘伊尹非不足也知此者卽爲天下之先知覺此者卽
爲天下之先覺任先知先覺之責者安得不以斯道而
覺斯民

孔子聖之時

大哉時乎元氣流行天地間萬古不息一時焉而已矣
時乎春也時乎夏也時乎秋也時乎冬也循環無端終
始不窮凡陰陽之升降日月寒暑之往來昆蟲草木之

變化久而元會運世暫而一瞬息間未有一之能違乎
時故時之所在一或違之在天爲災在地爲恠在物爲
妖而况于人乎然夏葛而冬裘早作而夜息人之趨時
若易易焉者孟氏于孔子獨稱之曰聖之時其所以謂
之時者不過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
以仕而仕孔子自道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
當其可之謂時也雖夷尹惠均之爲聖也其于清任和
一有所倚則其去時也遠矣時何若是乎難哉嘗玩易
而得時之義焉陰陽剛柔盈虛消息其所以生生不測
者惟其時耳故曰易之爲道也屢遷周流六虛變動不
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以此觀
孔子孔子其即易矣乎然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子思稱頌仲尼曰上律天時惟其上律此所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與天並運與時偕行不自
足也惟其學易此所以洗心退密而從心所欲不踰乎
矩先天不違後天奉時不自知也是故不厭不倦莫非
天道之運行發憤忘食一毫人力之不着意必固我絕
無纖塵用舍行藏渾無轍迹由孟子觀之曰孔子聖之
時而孔子自觀不過學而時習不敢不勉云爾噫惟其
學而時習故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而爲聖之時者也中

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惟時時未發之中故發皆中節時出不匱孔子一中庸之道也可見孔子豈能爲乎時哉能不失時而已矣孟子自述已志惟願學孔子凡辭受取予一裁以義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變易惟時我無與也故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然則後之人願學孔子抑亦學其時哉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而知大始者乾也終而聖之時固難始而知其時爲尤難果能知至知終乾乾因其時而惕焉其庶幾矣

夜氣

兩間一氣無古今無晝夜而運行不息者也孟子論夜氣乃曰一夜之所息何歟蓋一呼一吸爲一息而吸呼交接之微乃氣之所由息焉邵子謂一動一靜其天地至妙者果指此息言也是氣也浩然塞乎天地來而仰爲陽往而屈爲陰陰陽升降莫不有息此所以運化不測流行不窮而息其生生之機也且以天地言之由去歲冬至初刻至今歲大寒盡時天與日月運旋一周而坤復之交是爲一歲之息惟其有一歲之息所以來歲化生無盡藏也每月三十日與月運旋一周而晦朔之交是爲一月之息惟其有一月之息所以後月化生無

盡藏也。每日十二時日運一周而亥子之交是爲一日之息。惟其有一日之息，所以來日化生無盡藏也。翕聚爲發散之源，凝固爲暢達之本。觀冬之肅，月之晦，夜之寂，百物悉斂，萬化畢藏。故貞元之氣終而復始，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其機故如此。人之氣呼通於天，吸通於地，而日夜所息者與天地同。但人感昧而不察，自旦及暮，思慮營爲，憧憧逐逐，以勞役其形體，氣既擾攘不寧，而良心反爲氣蔽，如鏡爲塵迷，水爲風盪，而本體不明，職此之故也。幸而一日一夜百脉一周，固有自然長生之機，而得以復還胎中之息矣。且內焉百慮未萌，外焉百物未接，故仁義良心隨現于夜氣清明之際，而好惡與人相近者，日夜之所息爲之也。其如旦晝殆亡，反復使夜氣不足以存焉，何哉？噫，欲觀虛明氣象，非晝夜之息固不足以見其端。欲存幾希良心，非夜氣之存亦無以致其力。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養氣正以養心也，可不慎哉？或曰：養氣一端，孟子誠發前聖所未發也。于此又直指良心于日夜之息，其有功聖學亦甚弘矣。然夜氣與浩然之氣，豈無辨歟？曰：浩然之氣本天地大生之全體，集義所生，乃君子直養之真功。平日之氣則自衆人之失其浩然者。

指點其萌孽使人知所培養克擴之耳是浩然論其全
夜氣舉其端而聖人無夜氣者以其息息皆浩然剛大
之氣而天地之氣且賴之以調燮也氣一也繫乎人之
養不養也有如此或曰氣必資乎日夜之所息矣心則
遍乎晝夜之道而知也良心夜氣果無辨歟曰盈天地
間莫非氣也人即此氣之凝結心即此氣之靈明故曰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志
至氣次實相湏而不相離也所以自心爲息息即此心
生生不測之機冬至至爲天地一歲之息易謂復其見天
地之心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者此也亥子
爲吾人一日之息陳白沙謂其此兒欲問天根處亥子
中間得最真者此也先儒又謂配義與道只是心息相
依豈虛語哉或曰佛氏有反息觀息之言老氏有踵息
胎息之說日夜所息與二氏何異也曰息爲天地根本
造化闔闢之玄樞也豈必一一如二氏數息調息之爲
者哉嚮晦入宴息易且有明訓矣尺蠖屈以求伸龍蛇
蟄以存神學者果懼牯亡之害思以存此幾希之良則
乘其日夜之所息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于以養吾氣
而存吾心使元神元氣之相守而息息歸根不爲晝
所牯焉則夜氣常存浩氣全復而至誠無息者可幾也

求放心

神矣哉。人之心乎。虛靈洞徹。一真自如。合天地通鬼神。貫古今。臨隱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迎之無前。隨之無後。窺之不見其象。執之莫測其端。變化無方。心體本如此。其神也。天生蒸民。若各一其心也。其實萬古常存。包涵無際。聖人不能爲之。加衆人不能爲之。損也。然而存之。則爲聖。爲賢。失之。則乃禽。乃獸。其幾如此。可不慎哉。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孟子所以有求放心之教也。然操存舍亡。求也。苟不識心。未易言也。何也。放非隨感變通之謂也。苟當乎理。雖萬感萬應。圓神莫測。放之。則瀰六合。而非放也。求非守中存想之謂也。雖當乎理。而一滯於有所。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守靈明於一掬。而非求也。然不求則放。非特物交則引。如逐臭蠅。蟻終日營絆。莫知所爲。雖獨坐一室。神馳萬里。自生機械。自添桎梏。耳目手足。且不自由。心不在身。形魂兩脫。如此而可以爲人乎。否也。矧此心神明莫測。豈常在腔子裏。而偶有所放。亦豈自知其放。而故縱之耶。蓋鄉爲身死。不受嘍嘍。躐今爲宮室妻妾窮乏。得我而受萬鍾。此所以失其本。

心而且不自覺也。孟子之哀，豈得已哉？但不識其心而欲不放也，難矣。然人自有心，人不自識，又何也？非不能識也。人特不肯反求諸身，以默識之耳。蓋觀孟子之論心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即其端以窺其全，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也。故此章曰：仁，人心也。但倏忽之間，轉念而納交要譽，亦此心也。非特馳逐諸欲，謂之放，即一轉念而納交要譽，匍匐爲拯救之圖，亦放也。此心之所以難識而難求也。故世之有志身心之學者，無可柰何于

是。因關習靜，收視返聽，絕念息幾，謹守一竅，或認氣定，不思善惡，以爲本來面目，或認見在一切作用，是即自性現在。故絕人避世，以緣識爲情累，而欲斷之，以君臣父子爲假合，而欲離之，無足怪也。蓋亦未知仁，人心也。仁本廣居，何必甕牖以自拘？仁本安宅，何必蔀屋以自障？果能以仁存心，無我無人，渾然與物同體，非人心之所以爲仁乎？然孟子此章，却以由義爲居仁之功也。何也？仁固人人所同有，義即人人所共由。仁，人心義，即此心之宜耳。苟心不合，宜得非其心之放乎？故旣曰仁，人心，即曰義，人路。而其所哀，雖在放其心而不知求，却在

舍其路而不由也。指點本體仁即是心。指點功夫義即是路。一事合宜。即此心之運用也。一時合宜。即此心之流行也。然則事事合宜。非即事事心在。而爲仁之體。事不遺乎。時時合宜。非即時時心在。而爲仁與時偕行乎。信乎。充無穿窬之心。以至無受汝爾。不以言默。誥人非。即充無欲害人之心乎。學以聚之。聚此也。問以辨之。辨此也。否則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默照之體。存其圓虛之神。好靜惡動。而日用間親疎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縱使恩怨平等。而于親親仁民愛物。混然無別。謂之爲仁。可乎。謂之爲心。不放。可乎。可見由義正以居仁。充類至義之盡。即所以爲仁之至。而聖學經世與佛學出世。止學術所由辨也。噫。人孰無心。而真知其體用一原。仁義合德之本心者。誰也。故一則曰放。其心而不知求。一則曰有放心而不知求。日用不知有仁心者。寧能以無哀哉。

五霸

君臣天下之大分也。夷夏天下之大防也。大分嚴則臣不得以凌君。而天王不至下。同於列國。大防峻則夷不得以侵夏。而左衽不致變易乎冠裳。此其澤生民。功在社稷。雖以義律之。聖人亦在所必取也。夫皇降而帝。帝

降而王至三降而霸焉。天地一大變也。觀世道者不能
不爲之重慨歎矣。聖人于霸猶有取也。豈得已哉。分已
亂矣。防已潰矣。有能嚴而峻之。存大分。大防于萬一。則
帝王遺績猶不至盡泯。征伐會盟之權尚統于一。愈於
散而無所歸也。以此尚論春秋之世。五霸殆不可少矣。
然世之品評五霸者。謂齊桓自北杏之會。國不受兵者。
三十八年。晉文自伐原之後。國不受兵者。至于身沒。是
霸業之成也。宋襄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孟之會。遂
爲楚子所執。秦穆三十六年報晉。始霸西戎。前此未得
志也。楚莊三年。猶爲戎濮所侮。既而滅庸。六年侵陳。及
宋八年伐陸渾之戎。觀兵問鼎。始有欲霸之志。然與晉
爭鄭兵。連禍結師。無寧日。皆霸業未成者也。故曰其事
則齊桓。晉文舉其成者言之耳。果如斯言。止以成敗論
也。此卽蘇子由所謂威文之兵不得已不戰。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至宋襄則雖竊霸者之名。而實非秦
穆則雖悔過自誓。列于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楚莊雖
號爲服宋。君子以爲不假道之師。以此品論五霸。亦僅
似矣。然霸者見取于春秋之世也。果如斯而已哉。試觀
當時綱常禮義蕩然。幾盡能尊周室。正君臣之大分者。
誰也能攘夷狄。峻夷夏之大防者。誰也。使小國有所恃。

強國有所懼大夫陪臣各守其分而不敢踰越者誰也
蓋自有葵丘之會踐土之盟然後天下始知周室之當
尊自有召陵之師城濮之戰然後強楚始不敢憑凌乎
上國霸者有功名義莫此爲大而霸之優劣亦于此乎
定故不特宋襄國小德薄以求諸侯不自量而取敗雖
穆莊亦見不及此何足以望桓文也耶但管仲臨終勸
桓公以齊托之宋在襄公亦必有可托者穆公用子孟明
不以一眚掩大德莊王討夏徵舒侵鄭及宋皆服之而不
不取其國殆無忝於霸也已若止以威力言則吳夫羞
楚勾踐皆一時之雄而列國畏服不減齊晉胡爲乎不

得與宋襄齒即使全以王道律之則五霸三王之
功之首罪之魁固已有定論矣雖尊周攘夷之烈何足
數哉雖然以霸視王何啻霄壤而維持王迹存大分大
防于萬一不無取于霸之力也况列國卿大夫尚知有
名分禮義而不敢犯故事君行已間有三代遺風存焉
逮孟子謂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紀綱蕩盡思見霸功
不可得矣所以聖人之論人也公而恕功過不相掩也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聖人稱仲如此其稱桓公可知今以

二霸並稱如齊桓翼王室定世子晉文殺叔戴復王位桓服楚退舍而盟文服楚退舍而戰桓忘仇而相管仲文釋怨見寺人披均之乎不可及也孟子乃曰五霸桓公爲盛豈獨有取于五禁爲然哉晉文初則恃樊陽之績而請隧終則爲河陽之會以召君若桓公則雖王人致胙命無下拜乃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即此可以繫其生而救邢存衛庶幾王迹故孔子有譎正之分而春秋獨書齊桓公之績此亦可見矣是故論世而及乎春秋則稱五霸論霸而定以尊攘則稱桓文論功而別其譎正則稱齊桓公要皆彼善于此也至論道而辨乎王霸則聖門童子羞稱之矣于五霸乎何有

立命

天與命果一乎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一之則混矣然則二之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惡得而二之也命與性果一乎命也有性焉性也有命焉一之則混矣然則二之乎天命之謂性惡得而二之也性與心果一乎存心養性一之則混矣然則二之乎盡其心者知其性惡得而二之也一之不可二之不可然則如之何理一也天之主宰謂之命命之流行謂之性性之統體謂之心理雖一而分則殊也不然匪特天與命

性與心分之合之各一其見彼天即理也蒼蒼非天乎
一定不易命也窮通壽夭之不齊非命乎純粹至善性
也五行各一其性非性乎道心惟微心也人心惟危非
心乎知其敦化又知其川流則其言雖殊而至一者無
增減也於此洞然不惑則孟子知天事天立命之說一
以貫之矣雖然諸儒紛紛亦未嘗有定論也但論學當
反求諸身以默識其立言之意斯近之矣故學不知止
則功無所施用力雖勤猶未能實見得是也果盡心知
性而知天則知之真而用功有實地矣存心養性以事
天正以實用其功猶之乎見的既審矢無虛發也用功
至死壽不貳脩身以俟庶心存性養而命自我立焉天
人合一之道自然日進無疆矣是知也事也立也皆學
問之真功夫也然豈知天之外別有事天之學事天之
外別有立命之效乎惟知天而事天則其所知者為實
知非頓悟之謂也惟事天而立命則其所事者為實事
非頓脩之謂也否則方其天之未知也豈無所用其功
乎雖強探力索要皆誠心以求之耳及其命之能立也
功豈止于此而已乎日新又新一息尚存罔敢懈耳但
學至立命斯心性之原於天者實有諸已本無壽夭而
一之也又何窮通得喪所能移而貳之哉然則自一人

言之謂造理履事仁智各造其極是以知天爲初學立
命爲聖真而立命之後可安享其成矣自三人言之謂
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各有不同又以知天爲
至聖立命爲下學則立命不過勉強把持其于天命尚
未之知而命亦止于氣數云爾孰知是命也天之所以
爲天而盈虛消息本不貳者此也人之所以爲人而死
生壽夭本不貳者此也果命我立則心性之原於天者
不爲身外變故所奪方知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天地
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若遽以立命責之初學
之士可乎哉况孔子五十始知天命至從心所欲不踰
矩斯盡性以至命也則其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果
一無所庸其功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合孟子之
言觀之心性者學問用功之實地天命者心性從出之
淵源進有漸次而學無等級功日純熟而理無終窮聖
學之脈絡此可謂諄且悉矣

執一賊道

大道無方體也于無方體中而凡有方體者莫非道大
道無窮盡也于無窮盡中而凡有窮盡者亦莫非道蓋
道也者大無不包小無不入高不可抗卑不可貶其本
體之真不可以思爲不可以名狀也于此執其無方體

無窮盡者以言道而凡有方體有窮盡者便以爲非道
焉固非真知道者况執其有方體有窮盡者自以爲是
未免隘焉而不弘拘焉而不達使其言行又爲世所信
崇足以樹風嚴建標的其害道豈淺淺哉孟子惡執一
賊道正有見於斯也何也言道至于仁義執中宜無容
議也然楊子執義之一而害乎仁墨子執仁之一而害
乎義子莫執仁義之中而害於中故其說爲邪說行爲
賊行辭爲淫辭惡之若此其嚴者豈惡其學仁學義學
執中哉惡其各執一偏之見于以戕賊乎斯道之全也
故夷尹惠聖人也一于清一于任一于和猶謂之不同
道况楊墨子莫之流哉可見清任和也仁義中也皆道
也不執則皆是執之則皆非孔子所以爲聖之時孟子
所以願學孔子也况世之學者高之爲異學之玄虛卑
之爲俗學之桎梏間有觀聖學之一變者各執一語分
門樹幟詆訾先輩自任以真宗嫡派苟人有片言不契
卽從而排之其亦未聞孟子舉一廢百之教乎或曰執
一不可也孔門一貫何謂哉蓋會道之全者則當舉其
要見道之偏者則當體其全孔子所謂一爲博而寡要
者發也孟子所謂一爲偏之爲害者防也况貫則無所
不通執則局而不貫言若相反實互相發也或曰偏執

之害道也如此而久執固執何謂哉蓋孟子病其執者
病其執中無權非擇善而執也譬之欲航海者置巨舟
焉帆檣槁櫓無一不具苟舵有不善雖巨舟不足以任
風波之險使執舵無活法焉難乎道岸之先登矣故孔
子示之以一貫也若徒恃一葉之舟而百凡無備又欲
堅執一舵以衝風冒險必不免胥溺之患焉孟子安得
不爲後之航海者示以萬全之術哉可見吾道一貫乃
聖學之要執一賊道卽爲異端之偏擇善固執乃人道
之功舉一廢百卽爲偏執之害自行不著習不察者苟
能于斯道管窺一斑亦足爲進道之機而仁者見之謂
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且又居之不疑是卽執一者流
也卽此會通觀之吾人於無方體無窮盡中徒執一自
賊又以賊人何爲哉

仁知急先務

心之理一也固不可混焉而無別亦不可好爲分裂而
失之于支離也嘗卽孟子言仁知觀之自其心之知謂
之知自其心之愛謂之仁知此心也愛亦此心也仁知
分言其心則一雖分而實未之分也堯舜智不徧物而
當務之爲急仁不徧愛而急親賢之爲務使所先在乎
曆象授時平水土所急在乎舉禹臯稷契則仁知各一

其務終判然不相合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豈堯舜之仁智也耶？且即其文義言之，智言當務之爲急，仁言急親賢之爲務，是急親賢之爲務，正以當務之爲急也。又智言先務，仁言急親賢，則先務之急，不急在于親賢乎？蓋智雖無所不知，仁雖無所不愛，而知其愛之所最當先者，莫先於親賢，是之爲善用其愛而愛無不徧，是之爲善用其知，而知無不周。智仁本無二心，知愛亦非二務也。故下文總以不知務承之，非專言智也。即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之意也。然非孟子之言也。樊遲問仁，問智，孔子教以知人愛人，向非子夏善發

其蘊，則樊遲終莫達乎舉直化枉之旨也。何爲？孟子言之百世之下，皆樊遲也。耶？雖然樊遲疑而問，此所以終明于聖門，後儒不問不疑，又從而爲之辭，此仁智合一之理，愈晦於孟氏之後也。亦非孔門之言也。臯陶曰：在知人在安人。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惟哲以官人，此所以民懷其惠也。觀堯舉舜，舜舉禹，臯陶而黎民於變時雍，謂知人安人各一其事也可乎哉？况無所不知，無所不愛，仁智之全體也。當務爲急，急務親賢，仁智之大用也。如此而分之合之，皆可也。若曰智仁之德不同，既欲如何以全其知，又欲如何以全

其愛是自身分裂其體矣。知愛之務亦不同。既欲如何以急先務，又欲如何以急親賢，是自瑣屑其事務矣。聖賢本欲去煩難以歸諸易簡，後儒必欲黜易簡以求之煩難，學術爲天下裂，可勝慨耶？或又以聖賢于仁智分言之者，亦多矣。何爲於仁智而必欲合之也？蓋智仁本一也，有意而合之，與有意而分之，皆非也。但古人既合，而之後人必欲分，何哉？學者果能真知存諸中也，仁智無二心，達諸用也。知愛無二務，則爲學不厭智教不倦，仁可也，謂成己仁成物，智亦可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仁且智則聖矣。苟不能反身而默識之，分之非也。合之亦非也。故曰仁智合一存乎聖。

反經

孟氏闢異端而異端之害熄，豈有他術哉？亦曰反經而已矣。譬之治病者，必培養其元氣，惟真元一固，則百邪不侵。故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自孟氏沒，異端之害莫甚于佛老。韓氏闢之，著原道；歐氏闢之，著本論，亦似乎能反經也。已何爲二氏之學愈昌熾哉？近讀史纂，前引其論二氏頗足以發其微隱，論寂以通天下之感，靜以貞天下之動，微以效天下之顯，虛以御天下之實，覺以神天下之慮，是謂千聖經綸無所倚之。

學後儒昧于自反徒以訓詁爲學採取古聖賢已行之迹著爲典要使人循而習之相守以爲世法彼佛老者窺吾學術之弊竊取吾聖學精義據之爲己有而爲吾儒者拘滯形器之中語及虛寂則曰此異端之教也避之惟恐不及嘗考後儒闢佛之說大畧數端有謂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以爲民害者有謂毀形廢倫以爲身害者有謂瓊宮瑤宇耗財蠹物以爲國家害者此特病其迹耳請言其精有謂吾儒之學主於經世佛氏之學主於出世以爲公私之辨者矣有謂馳悅禪味靜者矣有謂絕情去念流于斷滅者矣有謂經是言詮

直指單傳不立文字者矣凡此皆不足以病佛氏也蓋吾儒之學以見性爲宗佛氏之學亦以見性爲宗性爲生理吾儒以萬物各得其所爲盡性有無相生此爲方員之至也佛氏之教名無不周徧實則自外于倫理欲萬物同歸寂滅并其方員之迹而棄之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佛之異于吾儒者固如此自古論性命者必歸老氏其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無中之有性宗也常有欲以觀其竅有中之無命宗也致虛守靜以觀其復有無交入性命合一之宗也復曰常常曰明是謂長生久視之道要其所歸不出身心兩字性以心言神之宅也

命以身言氣之門也神氣人之所資以生者也道之紀也吾儒之學則中和是已未發之中正心邊事所謂觀妙也中節之和脩身邊事所謂觀竅也情歸于性是謂還丹所謂觀初也致中和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所謂宇宙在乎手萬化歸於身得一而萬事畢矣後之養生者雖皆本于老氏未免似是而非并老氏之旨而失之其論老氏者又如此即其言精則精矣吾聖學與佛老之學不幾于無辨矣乎蓋老氏謂之無吾儒何嘗一于有也佛氏謂之寂吾儒何嘗偏于實也然同一性命也彼以鍊養爲宗不過制鍊魂魄云爾非所以盡性而至

命同一虛靜寂覺也彼以寂滅滅已爲大涅槃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毫釐千里惡可因其近似不思大爲之防哉蓋孟子所謂反經非專精隱微言也時行物生無穀臭也手持足行何思爲也人性之常雖至隱而至微實莫見而莫顯經綸大經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常也故大學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不外乎仁敬孝慈信中庸率性之道必造端夫婦以及乎子臣弟友知止者止此也盡性者盡此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聖人倫之至也况鳥獸不可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故倫物之外無道。盡倫之外無學也。觀諸孩提知能之
良不學不慮非即老氏之無佛氏之寂乎。知愛知敬雖
有而何損於無。雖感而何害於寂也。彼老氏固以攝生
爲旁門。實以超生爲拔宅。佛氏固以斷滅爲外道。實以
無生爲大常。故謂父子兄弟俱假合相。凡一切孩提種
性必絕而去之。以求乎父母未生已前而四大皆幻也。
是二氏欲不着相。離父兄絕夫婦。祇自全其所謂性之
寂性之無而反着乎父子兄弟夫婦之相。則不免爲斯
世斯人所苦矣。其視聖人愛親敬長刑于寡妻。凡二氏
之苦海皆吾儒之坦途。不惟不着相而即此盡性命立

人極也。其邪正難易爲何如哉。是言吾性之至隱微者
莫過乎知能之良。言吾性之切近者莫踰乎愛敬之實。
君子反經反乎此。佛老異端異乎此。何必求諸性覺真
空應感俱寂。窈冥恍惚。天地悉歸。然後爲吾性經常之
道耶。噫。今之儒學特聖學中之一端。且無論也。然今之
禪門且非佛氏之學也。今之玄門且非老氏之學也。今
之號稱聖學者。乃雜乎今之禪。今之玄。其去老佛之學
已相倍蓰。又何怪其視吾聖人盡性盡倫之學。皆爲粗
迹。必求之虛無寂靜以爲同也。故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聖人入倫之至也。安得真志聖學者。一以大經爲規矩。

而爲天下立人極哉

見

堯舜

禹臯陶

知

湯

伊尹萊朱

聞

文王

大公望散宜生

知

孔子

道通天下大無窮也知本仁心明不息也惟人能弘道
本其所自明者以大明於天下則道統在斯人矣奈何
日用不知者梏於耳目身聞之中冥然罔覺與草木鳥
獸同其生殖運動已爾聞有能反身默識潛神於性命
之學者又欲超脫見聞以求乎自性無知之真焉而道
之晦也伊誰之責乎夫人孰不曰斯道也人孰不具此
知也自孩提時知愛知敬即仁義之道也特患不能達
之天下耳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豈有他哉不失
良知之性也或見而知之焉非獨見已也本其所獨見
者與天下之人共見之此之謂真見也或聞而知焉非

獨聞已也。本其所獨聞者，與天下之人共聞之。此之謂
真聞也。但知一也。其時同，其道同。故謂之見知。其時異，
其道同。故謂之聞知。道不以古今異，知不以見聞殊。所
知即道也。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使斯道大
明浩浩乎天地之包，涵萬象，不自以為德，昭昭乎日月
之普照萬方，不自以為功。此孟氏願學孔子意也。故以
見知聞知，叙群聖賢道統於七篇之末。與論語末篇執
中之旨一而已矣。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孔子叙
書斷自唐虞，正以二帝大明斯道於天下，乃後人耳目
凡聞所及，或堯舜禹湯武同一執中之學也。曰四海因

矣。天祿永終，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曰百姓有過，在

一人，何謂哉。執中而無與於四海萬方，非執中之學也。

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中庸言盡性，即言盡人物之性。

參贊天地，皆此意也。知論語執中之傳，則見知聞知之

統可得而言矣。是故無窮者，性道之蘊，致其無窮之知。

而大明乎斯道者，聖人性之之學。堯舜性道之宗也。湯

文孔子其聞而知者，知此也。禹臯尹朱望散其見而知

者，知此也。苟於斯道，匪不息之明焉。則唐虞之際，其得

見堯舜者，不可勝記。何為見而知者，獨在乎禹臯三代

得聞堯舜者，亦不可勝記。何為聞而知者，獨歸之湯文

孔子也。苟真知斯道而不能大明於天下，以擴其無窮之量，則堯舜湯文爲天下君也，禹臯尹朱望散爲天下相也，固能布德澤於四海，建勲業於萬方。孔子不過一匹夫耳，何爲而得續乎堯舜湯文之緒？顏曾子思皆親見夫孔子，何爲？孟子皆不許之，以見知也。韓退之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亦有以識此矣。世之人非盡無志於學也，滅知歸寂，性覺真空，欲誘天下後世，盡歸諸默，照之宗似，是實非賊道莫此爲甚。而聰明澄徹，稍開一隙之

明者，又自認爲知，止知性不能善與人口，使斯世斯民共明此道，由知非大始之乾知，故行非至德之乾體，自小其知，卽自小其道，無怪乎見知聞知之鮮其人也。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信乎千百世之下無有乎見知聞知之學也。韓退之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信乎後之所傳皆非韓氏所謂堯舜湯文孔子之傳也。是故傳其自性不覩不聞之知者，內也；傳其多見多聞之知者，外也。傳其無窮之知與天下之人共知共聞，以大明乎斯道而滿其分量者，無有乎爾也。故曰：人能弘道，本其所自明者，以大明於天下，則道統在斯人也。

春秋諸大夫隱士

古今人品不出隱見二途。隱則儉德潔已以自高，見則行道立業以自表。聖人未嘗不隱，未嘗不見也。用舍行藏與時消息而我無與耳。彼一於見者不知晦以藏其用，一于隱者不知達以顯諸行。道不同故不相為謀也。天下寧有二道哉。聖學不明大抵弊於兩途，異端不與也。嘗讀論語凡春秋諸大夫隱士多所記錄，此雖聖人採善之公心，而聖學亦因此可窺矣。是故魯父母之邦也。如季文、季桓、季康、孟懿、孟莊、孟武伯、孟公綽、子服景伯、臧文仲、武仲、子莊、孟之反、孟敬子、衛則蘧伯玉、公叔

文子、甯武子、史魚、公子荆、孔文子、王孫賈、棘子成、齊則管仲、陳文子、晏平仲、鄭則子產、子羽、裨諶、世叔、楚則令尹子文、子西皆當時名大夫而葉公大宰亦其流也。其中管仲之功、子產之惠、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孟莊之孝、卜莊之勇、武仲之知、史魚之直、甯武之愚、公綽之不欲、公叔文子與孔文子之文、公子荆善居室、晏平仲善與人交、季文子三思而行、想聖人惓惓焉表而出之，必有非人所易及者。若君子之許則獨在蘧伯玉焉。隱于當時則晨門、荷蕢、楚狂、丈人、長沮、桀溺、除微生畝外，逃世且逃名矣。逸民如伯夷、叔齊、夷朱、張、柳下惠、少連、隱

于下位如儀封人而又有達巷黨人之類跡有不齊孰
非隱士之流乎即晨門荷蕢之言謂其不知孔子不可
也然知其人不知其道謂之真知可乎哉惟儀封達巷
黨人庶幾近之至如夷惠與聖人時有後先聖人所稱
許者亦自有在但我則異于是要非聖人時中之道矣
可見諸大夫皆一于道之行也諸隱者皆一于道之藏
也二之則非道也所以用舍行藏獨許顏氏之子雖伯
至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者猶未足與子斯也何
也道一也用則行行此也舍則藏藏此也觀之聖人雖
日用則行矣緩來動和期月而可而女樂一受明日遂
行矣即其接浙不脫冕焉何其速也雖曰舍則藏矣然
不欲潔身亂倫而必以有道易無道者其素志也故佛
髡公山弗擾召即欲往又何汲汲皇皇如是哉可以識
孔子老安少懷之心可以識孔子無可無不可時中之
道矣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信乎隱見一道之難也奈何以此立教世
之以仕爲通者莫非富貴利達之心斗筲器量何敢望
管仲子產之後塵也而以隱爲高者又皆放浪詩酒逍
遙方外而深厲淺揭果哉避世于耕耘者吾見亦罕矣
此聖賢學術所以愈晦愈溼也噫人品必以聖賢爲極

則也。出非富天下，處非忘天下，斯道必有所在也。學可
以不講哉。

微生高陳仲子鄉愿

與人爲善而不求備于人者，聖賢之公心。衆惡必察，衆
好必察，不肯輕以一善與人者，尤聖賢衛道之深意也。
惟其察於衆所好惡，一斷以是非之公也。故人皆以爲
直人，皆以爲廉人，皆以爲謹厚，而聖賢獨不之許，反從
而責備救正之，深惡嚴闢之焉。豈得已哉。微生高以直
名于世也。孔子乃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
鄰而與之。陳仲子以廉名于世也。孟子乃曰：仲子惡能

廉。乞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鄉原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以謹厚名于一鄉也。孔子乃曰：鄉原德之賊。孟子
曰：不可與人堯舜之道。夫衆皆以爲直爲廉爲謹厚矣。
孔孟于衆所交好而獨非之，不幾於苛察過詰失隱惡
之道哉。是不然。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者也。微生高素
以直沽名，而乞醢于鄰僕僕焉，求以自保其直名耳。想
平日所爲，莫非矯強乞醢一節，偶露真情。孔子所以爲
沽直名者戒也。若謂其曲意徇物，掠美施恩，不得爲直，
是有取于證父攘羊之直矣。胡爲乎父子相隱，直在其
中乎。陳仲子素以廉沽名，雖避居於陵，至食井上糟食

之季不恤也。孟子因其避兄離母，恐人咸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耳。若謂其無求于世爲非，庶則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而孑然不食周粟者，何爲哉？蓋三子好名，良亦苦矣。而二子之名，乃爲世所羨慕，故孔孟不得不斥其非。懼世人復效二子而蹈其弊也。鄉原則又不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闒然媚于世，蓋惟欲人之悅已，不擇理義之是非。故衆皆悅之，亦惟悅其無忤于衆焉耳。此其處心積慮，尤深且勞也。孔孟安得不惡之哉？惡其似德非德，有害于德。雖其善名在一鄉，而惡之尤甚，無非衛道之心也。可見微生仲子，鄉原不過于矯，則過于

鄉，皆爲名起念者也。惟其爲名起念，其在已也。枉用心力以欺世人耳目，孳孳焉，惟恐破缺失其所貪，而其終至于喪已。且名高一時，起人效慕之心，其終不免于害人。好名之弊，可勝言哉！蓋其勞心苦行，以求身外之名。自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矣。則亦何益之有？但好名，雖同微生仲子，必其質之近于剛者。故矯世絕俗而不顧，鄉愿必其質之近于柔者也。故同流合污，不自知其非。其名心一動，皆殫竭生平精力，以爲之護持，而毫芒霄壤，雖以廉直謹厚之德，反爲中道之害。有如此，故孔孟于衆好之中，直斥其非焉。亦可以見聖賢之用心矣。雖

然一善成名亦顧人何如耳夷餓死首陽幾于絕俗柳
下惠袒裸與偕似乎同流孔子于清之中又表其不念
舊惡孟子于和之中又表其不以三公易餓其孔孟何心
哉苟有益于斯人推揚之惟恐不盡苟有害於世道拒
絕之惟恐不深君子立身行己可不慎哉

大中本言自叙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試觀一物一物固然達觀衆物
衆物皆然合觀天地人與萬類無物不然允矣爲物之
不二也二之則不是矣惟于此不二之物真信不惑則
知大學莫先格物物有本末而本亂則末不治矣故曰

此言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中庸莫先時中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時時只此未發之中
斯爲君子中庸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是天下無二物無
二中也寧有二本哉夫知本者格物也立本者時中也
學庸同此本也誦習大學不能洞晰乎天下國家身心
意知原爲一物則不知其本矣凡所謂明明德親民止
至善所謂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
仁敬孝慈信好好惡惡絜矩之道皆無所著易能知止
至善即誦習中庸不能洞晰乎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
本則凡所謂性道教也明與誠費與隱也與夫不聞不

觀無聲無臭洋洋優優敦化川流皆何所指也所謂發
皆中節之和達道達德庸行庸言焉魚之飛躍鬼神之
顯微三重九經知天知人至誠至聖參贊位育乎天地
皆何所自出也曾謂中庸而不本乎未發之中耶予于
學庸之本未能實有諸已然玩味體貼久之則獨有契
焉故記述大旨統名爲本言者非強名之也亦惟闡明
其本然者與同志共究之耳或曰脩身爲本以身對家
國天下觀之其本甚顯若未發之中則甚隱矣安得謂
其本之不貳耶曰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是身之脩由心
之正而心之所以得其正者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不
滯于有所也心無方所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何或
又曰心性一也學庸各有所專而不兼言之何耶曰大
學言正心矣至善非性乎中庸言率性矣戒懼敬信非
心乎矧心性之隱微歟懔總名之曰獨獨寧有二乎無
二獨則無二本益信矣噫大則無外中則不倚安得真
知本立本者與之同證乎慎獨之功

論孟約言自叙

心學集千古之大成願學立百代之定矩一祖一宗前
無古後無今此學譜所由來也世之學者疇不讀習論
孟之書疇不談說孔孟之道而究竟博約之學脉者每

鮮其人蓋由經生學士視爲常談童而習之達卽棄若
弁髦無論已學究汨沒于訓詁至皓首莫識其指歸猶
可說也惟高明特達者反鄙之爲糟粕灰燼溺心佛藏
不思生長覆載間旣自忘其罔極之恩乃欲脫然宇宙
外正由論孟至約之學脉未之明耳夫道雖博約一致
而一本萬殊約尤博之所歸宿也如萬物發生兩間者
不可勝窮苟不能見天地之心曷知其生生化化原自
至簡易哉是故論孟記載言言皆身心性命之發洩自
朝廷達之間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以至朋友之交凡一言一動未有斯須能越其範圍
者乃曰吾道一以貫之曰夫道一而已矣雖未易神明
其所指要之不可以泛求也嘗紬繹其篇章如博學于
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是約之一言魯鄒一轍故以約失之者鮮矣
而守約施博乃所以爲善道也儻能于論孟中默識其
至一者以爲深造之梯航雖絲縷糾紛皆由筮出枝葉
繁顆悉自根生不出乎彛倫日用而樹萬世不易之綱
常不越布帛菽粟而一日不衣則寒不食則餒俾海宇
生靈咸蒙其飽煖之賜幸有此二書存也所以謂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學問之道求

其放心而已矣堯舜人皆可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亦在乎爲之而已矣觀孔門惟顏曾得其傳然顏之竭木惟在博約之循循孟子淵源所自獨宗皜皜不可尚而嘆其不如曾之守約者正謂此耳否則多學而識失則泛舉一廢百失則僻不曰孔專求仁孟子專集義則曰孔子言性善夫氣質孟子專道性善未免岐孔孟而二之矣漢也不自揣量于焉記述論孟旨意乃統以約言該之亦欲循其博約一致者以自滿其志願匪徒曰于無隱之中獨契其無言之秘于不慮不學之內獨得夫不爲不欲之直也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所謂約之以禮而反約之機凡行有不得皆反水諸已無餘蘊矣若夫潛神虛寂正與孔孟智背馳也約言乎哉

四書總意

國朝以經義開科學庸論孟童子時卽習其句讀稍長卽能解釋字義想其意謂發爲文辭咸燁然可觀其間多言而中或亦有能闡明聖賢旨趣者况以此課之學校舉之鄉進之

朝堂彬彬乎英才輩出宜乎孔曾思孟之學大明當時矣抑知程子謂讀論語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而今之士得無有讀書不識字者乎卽如論語開卷便

提揭學之一字以覺群蒙所以孔子十五志學不知丘
之好學喫緊教人莫有切于學焉者學果何所學歟大
學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莫要於知止中庸天命之
性孟子知性知天其義一也苟不能知止知性會四書
而歸之一焉謂之爲聖學可乎哉但今之時說有談性
學於舉業之旁者鮮不嗤笑而詆訾之而經義祇爲取
青紫之芻狗耳又孰肯以盡性爲己責也學字且未明
何有於四書之誦習哉或曰孔門之學惟在求仁大學
之止庸孟之性本各一其學也必欲強而同之何歟蓋
孔曾思孟同一源流謂其有二學焉不可也孔門惟在

求仁信矣論語二十篇其言仁能幾不知隨其問答雖
各有不同而同歸之仁也所謂學習志學好學曾有不
于大學者乎知止者止乎性之至善也求仁者求乎性
之至善也仁者人也孔孟之所同學所以學爲人也舍
仁又何所學會通學庸而要其歸宿皆示人以求仁之
方也苟執泥言詮則孔子固言言殊矣一以貫之豈虛
語哉或又曰明德親民總歸之止至善中和位育總歸
之盡性謂其同歸于仁焉可也然孔曰求仁孟曰集義
何歟蓋仁即性之善義即仁之宜天地以生物爲心而
各得其宜聖人以求仁爲學而惟義所在况義之與比

義以為質。孔子未嘗專言仁。親親仁也。仁人心也。孟子未嘗專言乎義。謂孔子言仁于春秋。孟子倡義于戰國。各因其時。亦未足為定論也。知此則知大學專言乎心。非遺性也。中庸專言乎性。非遺心也。心性仁義一也。統言之。非泛。專言之。非偏。惟合學庸論孟而約其歸。則默識心通。庶幾乎聖賢一本之學。不徒為口耳之贅疣矣。否則以隋珠彈烏鵲。固可惜也。

